



圖書全編卷之六十一

古北夷總敘

杜氏通典曰北狄以畜牧為業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
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
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彎弓
盡為甲騎其俗寬則墮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
戰功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
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
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裘壯者食肥羸老者飲
合其餘者吐健賤弱父死其母兄弟死者皆

其要之其俗有名一詳而無

畜之所多則馬牛

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駟騊駼
鬻周則獫狁懿王時德衰侵暴乃及涇陽人被其苦至
曾孫宣王乃命將討伐至大原稱爲中興四夷賓服其
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伐燕齊恒公救燕敗走之襄平
之時戎狄至維邑東至衛境侵盜尤甚晉文公乃興師
攘却居于西河圖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
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
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不相統一及晉悼公納魏絳
之謀和諸戎戎服而晉強晉侯賞魏子金石之樂至安

王之時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洎于戰國趙武靈王變
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
至高關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襲破
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
陽又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之匈奴先爲夏氏之後
殷代奔北夷至七國時國漸強盛以爲鄰敵及秦始皇
平天下北却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爲塞及秦亂劉
項相持之際未遑邊備單于頭曼稍稍渡河南復其故
地至冒頓匈奴益強盛盡服
夷南與諸夏爲敵國圍
漢高帝於口登帝曰要敬說
以宗女公子呂后

有通和親其後復入蕭關 曰中宮於是置細
門霸上三軍以備焉納晁錯 召人實塞下終景帝時
不為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衛青霍去病累
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置酒泉等郡隔絕羗胡遂通西
域成帝時單于又來朝賜以后宮王嬙單于喜甚上書
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下
人民郎中應侯習邊事陳十不可王莽輔政易單于璽
曰章改號恭奴單于復大寇盜莽又改號降奴服于發
兵屯戍議滿三十萬十道窮追分裂為十五單于嚴尤
諫陳五難至後漢建武二十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為南

北單于款塞願永為藩蔽北狄入居雲中後又移居美
稷臧宮等上書請滅北匈奴光武務居息人不許和帝
時北單于為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
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為五部置于西河離
石諸郡劉元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
桓漢武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
間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
漢漸強盛光武納班彪冊又置校尉獻帝以後寇掠轉
盛竟為曹公所滅自桓靈之 鮮卑又盛盡為漢北匈
如故地至和光中其帥爭立 亂而檀石槐之種

亦為小種鮮卑軻比能破之

能明帝以後國亂

諸部大人慕容拓拔宇文更戶並稱大號跨有中州焉
蠕蠕自拓拔初徙雲中即有種落後魏大武神應蕃盛
盡有匈奴故地其主社崙始號可汗猶言皇帝以後與
後魏為敵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
之時突厥既強蠕蠕主奔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
突厥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
其主土門號可汗猶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
傾府藏事之至大羅便沙鉢畧分為二國大羅便之後
為西突厥焉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朝隋

并徙種落於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煬帝親幸其部其
後始畢可汗圍帝於鴈門因隋亂華人奔湊又更強盛
控弦百萬勢陵中夏唐武德中寇原州貞觀初頡利又
至渭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總管張寶相擒頡利獻
焉太宗納溫彥博之議置其餘種于河南朔方之地其
後滋繁分為六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開元初本
落亂又請降復處河南俄又叛去其西突厥自開皇中
國亂各自為一國大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
厥武太后嗣聖初其主默啜戶定州趙州大殺掠而去
自三代以迄北夷戎狄可畧記其小國時有侵掠

爲大患者不暇錄耳唯契丹太后萬歲通天初其
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州自稱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
十八將敗于西峽石黃虜谷仁節死焉賊又陷冀州刺
史陸寶積死之夏官尚書平章事王孝傑率兵十八萬
又敗沒于東峽石又令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
拒之萬榮爲家奴所殺其黨遂潰

北狄總論

北狄居無城郭隨逐水草勢利則南侵勢失則北遁陰
山足以自衛饑則捕獸飲乳寒則寢皮服裘奔走射獵
以殺爲務未可以道德懷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漢兵不

可與戰其畧有三漢卒且耕且戰故疲而怯虜但牧獵
故逸而勇以疲敵佚以怯敵勇不相鬪也此其不可戰
者一也漢長于步日馳百里虜長于騎日乃倍之漢逐
虜則齎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運之運負
之勢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其不可戰者二也漢戰多
步虜戰多騎將爭奪地形之勢則騎疾於步遲疾勢懸
此其不可戰者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
良將而任之訓銳士以禦之廣營田而實之設烽堠而
待之候其虛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則資不費而寇自
除矣人不攻而虜自服矣

古北虜考畧

匈奴先夏后氏之裔曰敦維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與燕趙秦國鄰歲爲邊患後趙燕秦屢破逐之而限以長城漢初最強盛武帝大興師逐北漠南無王庭宣帝後呼韓邪款塞稱臣後漢分南北二庭曹魏分爲五部至晉時劉元海及拓拔氏據神器竊大號迭至中夏

劉淵

匈奴冒頓之後因晉惠帝失馭寇陷晉都僭稱帝國號漢曜改爲趙三世而亡

石勒

羯人其先匈奴別部羗渠之胄滅曜僭即趙王位五傳而亡

沮渠

蒙遜臨松盧水胡人據涼稱王凡二世爲魏所滅

赫連

勃勃乃匈奴劉元海之族也滅秦稱帝國號大夏三傳爲魏所滅

烏桓

本東胡也據烏桓山因以爲號自匈奴衰而烏桓盛後曹操大破蹋頓於柳城徙其一落于中國

鮮卑

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後至檀石槐盡據
匈奴故地二傳因爭國衆遂離散

軻比能

漢末頗強盛其後諸子爭立衆離散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也晉時頗強盛凡四世而滅

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也與後魏同祖盡有涼州河湟之
地三世而亡

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魏文帝時部衆強盛自稱單
于後周宇文氏源出於此

徒河段日陸眷出於遼西厥後務勿塵有遼西之地

慕容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至涉歸長子胤自稱
鮮卑大單于傳至皝自稱燕王雋暉即其子孫

拓拔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本名索頭虜其先李陵
苗裔晉時猗盧最強盛至什翼犍始建年號分置百官
涉珪即後魏道武皇帝至文帝改姓元遷都洛陽衣冠
文物悉比中國

蠕蠕姓郁久閭六代孫杜崙地廣勢強自號丘豆代可
汗

高車

其車古赤狄之種也胡劉元之五部苗裔

突厥

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蓋匈奴別種姓阿史那氏後魏未酉帥士門部落稍盛擊破蠕蠕遂自號伊利可汗周齊爭結婚姻唐初頡利最強盛後頡利為太宗所擒突厥中衰至武后時默啜復強盛天寶中滅其地盡入回紇然其族始分有國于西者曰厥

西突厥國居烏孫故地西域諸國皆歸附之

鐵勒

匈奴苗裔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

薛延陀鐵勒別部 僕骨亦鐵勒別部 同羅鐵勒別部 部在薛延陀北

都波鐵勒別種去回紇十三日分為三部自相統攝 拔野古亦鐵勒別部在僕骨東境

多濫葛在薛延陀東 斛薛亦鐵勒別部在多濫葛北境

阿拔亦鐵勒別部在多濫葛西北

契苾

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婆川多覽葛之南 鞠國在拔野古東北五百里

俞柝在鞠國東十五日行 上漠在鞠國北
白霽在鮮卑故地與同羅僕骨接
庫莫奚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俗甚不潔善射獵
好寇抄遼太祖平之盡有奚霽之地

契丹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
異種而同類並爲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唐末
阿保機始強盛侵滅諸國稱雄北方迨石敬瑭以幽州
所屬十六州賂德光晉稱兒皇帝矣故宋有岐溝之敗
澶淵之盟至爭獻納二字而女真寢強遼遂爲金所滅

自保機至天祚九九代

室韋有五部並有靺鞨之北路出柳城諸部不相統一
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
君長蓋契丹之類也唐時所聞有九部並在柳城郡之
地近者三千五百里遠者六千二百里
地豆于圍在室韋西千餘里

烏洛侯亦曰烏羅渾國在地豆于之北東與靺鞨南與
契丹北與烏丸爲鄰

驅度窠在室韋之北其人甚長 霽匈奴別種與靺鞨
爲鄰理黃水北亦鮮卑故地

按悉彌在北庭北海南結骨西南去燉煌九千餘里唐時盡歸回紇

流鬼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設鞞鞞船行十五日

回紇

回紇其先匈奴也其部落凡有十五種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唐貞觀時突厥衰惟回紇與薛延陀雄強後并薛延陀九姓盡得古匈奴地改號回鶻於唐時爲最盛

沙泥

沙泥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唐宣宗時賜姓李至克用子存最滅梁爲後唐莊宗

骨利

骨利幹處渤海北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渡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脾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入處也

黠戛斯

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之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 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爲右賢王衛律爲丁零王後郅支單于破堅是于時東距單于庭七千里南車師五千里郅

支留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爲結骨稍號紇骨亦曰
紇斡斯云其人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

僕骨

僕骨亦曰僕固在多覽葛之東地最北

葛羅祿

葛羅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
水包多恒嶺與車鼻部接

駃馬

駃馬其地近在北海去京萬四千里經突厥大部落五
所乃至焉

鬼國在駃國西六十日行其國人夜遊晝隱

鹽漠念咄六闕俟斤部落又北八日行至可史擔部落

蒙古

蒙古居烏桓之北與畏羅乃鸞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
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韃靼逮鐵木真克諸蕃部
滅金爲元太祖忽必烈滅宋混一夷夏爲元世祖傳至
順帝而國亡

古北狄總論

蘇氏曰北狄之人其性譬如禽獸便於獵射而習於馳
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饑渴

之所不能因上下山嶽勛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
勇勝中國至其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羊長子孫安
居逸樂而欲保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
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氊裘之民亦以此恐喝中
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
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
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漠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
墮壞人畜疲敝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
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能安也故
夫鄰國之盛非敵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

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
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
以百萬爲計轉輸天下其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
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于其
手故俯首柔伏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
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
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
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傷不今之士不戰
而氣已盡矣此天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
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

然諸侯猶帥其罷馱之兵合縱以擊秦砥礪戰士發
其氣常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
摧粟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
之所為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
邯鄲梁王使將軍辛坦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
慨發憤以爲不可蓋天下之士爲所奮不顧身以抗虎
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
誰能出身以拒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
名而實惜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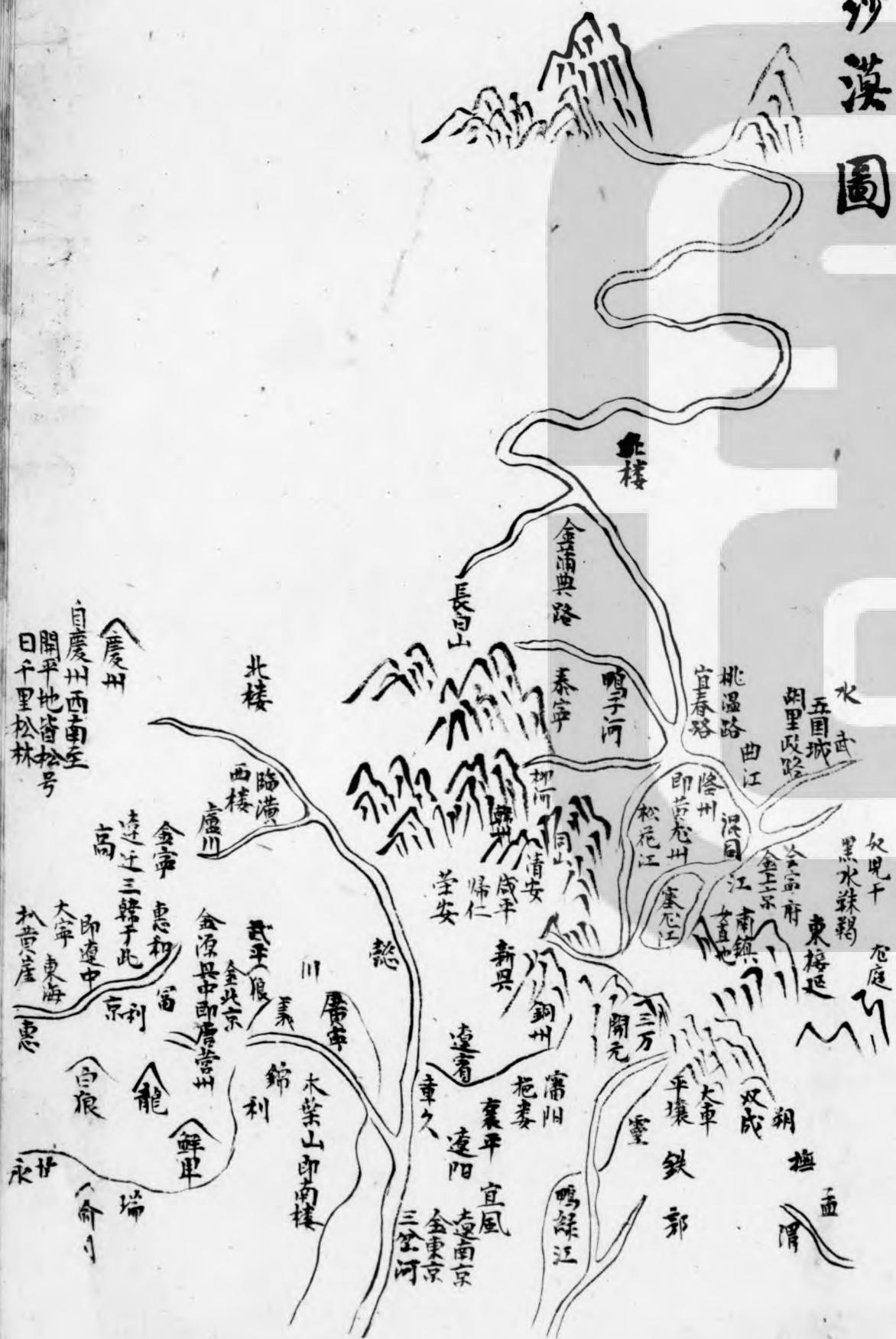
北虜總叙

虜莫強於遼金元莫弱於我

朝國初胡裔半留中國遯還沙漠者無筭永樂中四塞出
虜益遠徙死者降者又半以故我塞上戍兵不及四十
萬虜東得開平興和西據朔方東勝皆水草善地自永
樂迄今未嘗一遭敗衄生聚既蕃侵噬漸近也先火節
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
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禦衝突僅不亂行即
爲全勝虜志日驕我氣日奪其零賊出沒雖稍有俘斬
亦已甚難蓋衆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也幸其狼婪鼠
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曬肉

頗有勞費若得失不讐則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
 焉近年吉囊僚達屢內郡飽掠而歸聚兵十萬莫敢發
 一矢而輒張捷冒功上下相蔽甚至殺歸正人為首
 功冤酷已極今虜中控弦之士餘二十萬蓋以中國道
 逃竊知內地虛實一旦改慮外變內憂禍不細也

沙漠圖



札里

沙漠

白城子 杜登

察兀

瓜 長樂

沙 全門 陽關 壽昌

鳴沙

韃靼館

韃靼北胡也與降胡兀良哈俱屬本館譯審其生即夏
 獯鬻周獫狁秦漢匈奴唐突厥宋契丹漢時匈奴最强
 匈奴弱而烏桓遂盛漢末為鮮卑所滅鮮卑衰而蠕蠕
 强大與魏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李靖
 滅之五代及宋契丹為盛女真滅契丹號金侵中國遂
 僭帝號其別小部曰蒙古曰大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
 各有分地蒙古併諸部滅女真及宋國號元

明興逐元順帝北遁傳子愛猷識里達臘再傳至孫脫古
 思帖木兒繼立為可汗我兵出塞敗虜主獲其子也保

奴其後脫古思帖木兒爲也速迭兒所弑諸大酋立坤
帖木兒爲可汗而猛可帖木兒爲瓦剌王建元三年坤
帖木兒死鬼力赤立爲可汗知阿院魯帖木兒大尉乃
兒不花太保阿魯台佐之自順帝至鬼力赤凡七世其
二世不可考時有馬哈木者居瓦剌與阿魯台相仇殺
永樂元年馬哈木阿魯台皆遣人入貢鬼力赤衰諸酋
立本雅失里爲可汗七年四月虜殺我使臣給事中郭
驥我遂封瓦剌馬哈木爲順寧王大平賢義王把禿孛
羅安樂王令伺本雅失里七月遣淇國公等五將軍討
本雅失里阿魯台俱敗没于臚胸河八年

上自將出塞至幹難河敗本雅失里遁去十一年
勅諭阿魯台來降封爲和寧王而馬哈木又叛我兵討馬
哈木阿魯台又叛

上親征至殺胡原阿魯台大懼北走遂殺本雅失里自稱
可汗馬哈木屢敗阿魯台而瓦剌強盛瓦剌三王馬哈
木爲最洪熙元年馬哈木欲自立恐衆不附仍立元孽
脫脫不花爲可汗居漠北馬哈木仍居瓦剌宣德元年
馬哈木之子脫歡遣人進馬令嗣父王二年阿魯台脫
歡亦力把力王歪思各遣人朝貢三年脫歡歪思又各
遣人朝貢賜之金綺加思歪思弓刀甲冑七年九月阿

魯台殺敗兀良哈遂住牧遼東塞下明年阿魯台遣人自遼東入貢九年阿魯台為瓦剌敗死部落離散脫歡遣人朝貢告殺阿魯台請獻前元玉璽正統元年脫歡遣人貢馬二年脫脫不花貢馬厚賜之四年五年秋冬虜驩貢馬六年冬脫脫不花及其大師也先遣人貢馬賜物虜王與大師等八年也先阿魯骨遣人貢馬也先者脫歡之子也因通事人請婚中國通事人謾許之也先信以為然遣二人貢馬為聘

朝廷初不知答詔不及和親事也先大媿恨七月大舉入寇大同宣府勢甚猖獗大監王振勸親征從之行次土

木我師大潰

駕遂北狩十月虜復入寇大同廣昌破紫荆關遂犯

京師石亨于謙等督諸軍力戰虜勢少阻乃奉

上皇出關景泰元年八月

上皇駕還京九月普化遣皮兒馬黑麻貢馬普化即脫脫

不花也二年也先遣人貢馬三年十月又遣人來朝貢

馬當是時也先使每至京幾千人往來殺掠人畜益驕

恣無忌虜又東結朶顏交哈密脇結赤斤蒙古往往窺

塞下四年七月也先攻敗普化奔兀良哈依沙不舟沙

不舟殺普化也先遂自稱田盛大可汗自是也先新立

恐衆不附欲通好中朝始不獲後深入天順初也先有平
章哈刺者欲繼也先爲大師也先不許因襲敗也先走
死後哈刺又爲孛東所殺而立小王子又爲孛來癘王
子所弒二年正月孛來大舉寇陝西安遠侯柳溥禦之
輒敗三年八月虜寇大同直抵鴈門忻代五年六月虜
寇河西總兵仇廉禦之敗績遂過河大抵成化中阿羅
出結乜加思蘭索羅出結毛里孩出入河套及榆林陝
西大同等處乜加思蘭故居哈密北山至是殺阿羅出
併其衆而結滿都入河套滿魯都稱可汗以乜加思蘭
爲大師與毛里孩也烈忍索羅忍出入塞下六年九月

陝西巡撫馬文升敗虜黑水口九年十年虜遣人貢馬
十三年滿魯都乜加思蘭貢馬駝當是時乜加思蘭爲
滿魯都所殺乜加思蘭併其衆十六年二月滿魯都部
落寇榆林塞三月尚書王越等率兵出塞捕虜至威寧
海未幾滿魯都衰不知所終而把禿猛可王大師亦思
馬因知院羅干強屢遣人貢馬弘治初把禿猛可死弟
伯顏猛可立爲王瓦剌與伯顏猛可皆遣入入貢時大
同巡撫許進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瓦剌二
種各遣其酋長貢馬三年三貢皆自貓兒庄入宣大河
曲遂無虜患十三年後火篩數入寇火篩者小王子部

落也與小王相讐殺小王子益衰正德中瓦剌西徙與
土魯番相次阿着稱小王子阿着死衆立卜赤稱亦可
汗卜赤死而不及兒台吉稱小王子不及兒台吉即也
明亦曰卜赤子也阿着六子長吉囊次俺答次兀慎一
克打兒汗那言次老把都次那林台吉次我託那言嘉
靖中吉囊俺答最強分寇秦晉燕代漁陽遼東西無寧
歲六年八月虜入寧夏塞總督王瓊出兵禦之失利遂
請修邊牆據要害至今賴之十一年虜道松潘漳腦寇
四川西境十二年十月虜侵鎮遠關十三年七月吉囊
入榆林大掠安定花馬池等處總督唐龍上提書十九

年八月吉囊俺答分寇塞上大同軍顧與虜約若無我
犯我亦不復闌若虜遂越大同抵鴈門入寧武嵐靜交
城殺掠無算是月虜又大掠安定邊總制劉大和督兵
禦之二十年八月吉囊又大同塞副總兵出師禦虜皆
力戰死虜遂至山西省又越而南殺掠人畜萬萬二
十一年虜又大舉入寇經朔州破鴈門分掠大原平陽
等處三十八州縣京師戒嚴諸將皆觀望不戰二十年
虜深入陝西總督曾銑因上復河套議為咸寧侯仇鸞
誣論死議遂寢二十九年八月俺答復大舉入寇時仇
鸞總兵大同密遣其黨時義賄虜令別寇無犯大同而

三衛降胡又陰爲虜嚮道遂越三衛犯城京焚劫至德勝西直門逾旬日乃出關自是始議調邊兵入衛無虛歲矣三十年開馬市于宣大虜衆寇掠如故且藉口貢市將士不敢拒邊防大壞四十二年虜深入山西破石州隆慶元年虜大掠薊鎮官兵乘其隋歸追至黃花峪虜衆迷道焚溺死者無筭四年九月虜酋把罕那吉來降把汗那吉者俺答愛孫也偕其婦比吉率十數騎扣關請降大同巡撫方逢時審其無他以便宜受之以上疏請授把汗那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幣一襲于鎮城安置俺答屢遣使乞還不許因寄聲俺答還我

叛人趙全等當其奏請遣還其孫俺答不得已從之罪人既得乃遣把汗那吉比還械全等獻俘闕下已而俺答感

中朝恩信請款塞效順總督王崇古以疏聞下廷臣集謀可否相半閣臣獨韙其請

詔封俺答爲順義王其各支屬授都督指揮千戶等官有差每年許于各鎮互市段絹布鍋等物其進貢表文馬匹俱附各鎮總督類收每歲本館差官一員赴陽和譯審畢總督差官一員于是虜酋利于互市不復爲邊患虜使免其入京可保無內憂且奉表稱臣中國之體統

常尊罷兵息民各邊之修守易集雖撫賞歲增費亦不
貸而視調遣剽掠之利害蓋不啻徑庭矣其他東連幽
薊西接井涼南臨朝鮮北盡沙漠不生五穀徒帳幙逐
水草畜牧射獵各有分地有徵會則刻木封箭為信挾
其長技上下山谷飄如風雨其輕生好殺篡弑蒸淫習
俗然也附兀良哈

兀良哈

兀良哈在龍烏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山戎地元為大
寧路戶四萬六千口四十四萬八千

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于惠州領營興會

一十餘衛所謂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四年封子權
于大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因北胡來降者衆遂分兀良
哈為三衛于橫水之北曰朵顏曰福餘曰大寧以處降
胡以脫魯忽察兒海撒男奚阿札失禮為三衛指揮使
同知並邊為我藩籬靖難初召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
行有功遂以大寧界三衛移封寧王于南昌徙行都司
于保定為大寧都司令三衛歲二貢貢衛百人東起廣
陵前屯歷喜峯近宣府為朵顏自黃泥窪逾潘陽越嶺
至開元為福餘由錦義度遼河至自雲山為大寧皆逐
水草無行居三衛朵顏最強分地又最險永樂中最親

附宣德時嘗入漁陽塞

上率諸將出喜峯關敗諸虜于寬誅其大酋河自後稍馴
順正統中又叛侵盜東北閱諸塞索益米賞賜而已以
故喜峯密雲間有都指揮或都督鎮守驗貢夷已已福
餘大寧結也先爲之鄉道朵顏獨扼險不肯從也先至
不能入塞不得利大掠福餘大寧人畜去始勅都御史
鄒來學經畧已而設大監叅將又設總兵景泰四年守
臣言兀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爲瓦剌間謀

詔自後使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閱成化四年與
北虜毛里孩通侵天城十二年通亂思加蘭謀寇遼東

然亦未敢大為邊患弘治中守臣王友張瓊燒荒出塞
掩殺邊釁遂起正德初部落旣蕃屢肆侵盜朵顏都督
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
中國革蘭台者花當孫也兀良哈朵顏爲大部朵顏花
當為貴種花當長子革烈字羅早死其弟把兒孫驍勇
十年把兒孫入馬蘭谷塞殺叅將陳乾遣都督桂勇討
之把兒孫遣扯壳等來言請入貢且戲馬贖殺乾罪未
幾入寇叅將魏祥全軍覆沒時把兒孫狡劣屢謀奪嫡
諸酋惡之不相附尋亦死花當種人皆附革蘭台革蘭
台貢馬遲之未請嗣番官也邊臣言上兵部令譯部落

後許貢革蘭台遂入寇漁陽嘉靖十一年九月巡撫王大用欲通朶顏與厚賂城其霧靈山不果二十年革蘭台挾北虜求添貢不許時時出沒塞下云結小王子旦夕大舉入塞會俺答吉囊自大同深入大原不得已許其補前貢失期者衛二百人二十一年內批侍郎胡守中提督軍務尋以擅出塞伐木徧索將領金錢被劾論死二十二年叛人自通事道虜數侵我塞巡撫許論伏兵斬白通事二十五年虜大入塞明年北虜道兀良哈入寇遼東兀良哈又結海西建州夷出入遼東西塞下二十九年俺答越三衛入犯京城兀良哈陰為

世隆

慶萬曆以來

朝廷加意武備邊臣漸次修守漁陽以北臺保相望虜稍知歛避間要結東虜窺犯遼塞亦不能為大害貢使入京有宴賞往來縣驛有應付在衛都督有回賜有加賜厚往薄來特示羈縻而已終不可恃為藩籬也

三衛總論

按朶顏在漁陽塞外福餘大寧建州海西在遼陽塞外皆我藩籬今皆通迤比為我邊患恐數年之後北虜見京東塞外水草畜牧之利將并朶顏建州我東塞亦與北虜為鄰如宣府大同矣亟諭東虜毋引賊入室自受

其害如景泰時事諸酋或有悔悟者不然憂未已也大抵其俗喜偷剽時入漠北盜馬三四人驅千百匹虜以衆來攻不敵則降而事之爲鄉導至婿子女誑誓相媾而貪中國賜予歲來朝撫之厚則更以虜情告我我得預爲備故迫則毆入虜信則墮其計善處之則因而爲間雖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也

朵顏大寧福餘三衛

按自古北狄種類甚多今三衛所居在古東胡地東胡在古有鮮卑奚契丹等類不一今則不復識別矣若以所居觀之其奚種歟今三衛有以福餘名者古之扶餘

國在玄菟北千里是其遺種不可曉也永樂初棄大寧北與之今其北密邇

京師歲朝貢不絕用爲藩屏夫彼內附日久然終是夷類往往隨盛衰以爲向背

朝廷羈縻之固已臣服然所以區處之者不可不以其道賜予者不可不以其節竊聞景泰初三衛所虜所驅竄各虜中隨之來貢我所以待之者北常例加優數倍彼乃憤然謂我畏強凌弱遂堅從彼之心噫此乃陳平用草具焚使之計我乃襲而用之不自覺也其後建州董山亦以宴賞厚薄之故而叛請自今以後三衛所來朝

者比諸夷優加禮待仍

詔之遇有荒歉許其來告遣使賑卹之其頭目中有子之
幼孤者依軍官優給例一體賞賚如此則彼將感我深
恩永為悍蔽矣

虜情說

國初以至於今虜勢強弱不同其為中國害亦屢變易
而不一矣知虜情之所以為害而我所以思患豫防者
不有道乎夫自妥懽既奔愛猷再竄

成祖奮三駕之威魯台送軍門之款虜真脅肩屏息潛伏
窮荒矣而東勝之守不嚴開平之餉難繼疆場出入胡

騎數臨馬直興尤血刃屢見虜蓋寢強馬及夫

英皇旋軫諸將協謀宣大之長城始繕脫脫之貢使數入
虜亦貪漢財物希復內犯矣而大節之部漸蕃火篩之
許屢售威遠肆毒姚信敗謀虞嶺失機張俊隕首則虜
勢愈勃然焉近年以來虜我丁口生養日滋登我叛人
虛實盡諳吉囊俺荅稱號梟雄把都青台盡領部落每
一入寇動稱十萬揚塵亘塞聲弦鳴雷視前為何如也
故曰虜勢強弱之不同然其初為寇也有乘驍馬持木
兵者矣伺隙則進兵出則走矣過堡若戒備遇大鄉落
疑畏不敢入矣而繼也則振輿前不避兵陳精騎約

戰餘衆剽掠此一變易也然尚及攻堡也邊入曰堡斯免矣又其繼也則分道直前蔑視我衆殿數百以羈全營分千萬以震零堡此又一變易也然所以破者百之一二耳邊人曰堡稍整斯免矣而今也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千里莫測音耗鐵騎外馳輟軼營壘步兵外集肉薄陴院所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則又一變易也又其始畧騎畜得粟不知炊而食也繼則入鄉必剽害則粟必囊往今乃入秋揉禾既揉春米是漸知粒食也又其始畧婦女遇男子多褻其衣縱之繼則嬰稚必掠丁壯必戮今乃婦女老醜者亦戮丁壯有

藝能者亦掠是漸知貢鐵也又其始獲丁口重役之故不堪役者多謀歸正繼則妻之妻遺之畜今乃拔盡力者授之部曲使將是漸知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聞炮聲奔見燃鎗避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俟之乃進今乃肩門闔抗木牌突來薄陣矣是漸知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墩恐墩卒求緩烽繼則有交餽今乃易賣櫛具是漸知廣奸細也又其始未嘗用步兵今則步騎雜至未嘗用我人戰今則驅破堡之丁攻不下之堡或約言開門皆有大變易也而其重者則始也志邊塞庚子辛丑志山西甲辰志直保定今乃每每聲

京師諸闕廂故曰虜之為害屢變易而不一也夫虜勢始弱而今強備之自宜有加為害變易而不一則夫相機酬應以為勝畧者固不可膠于故輒也夫過無不攻之堡矣而舊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之易攻無不破之堡矣而新堡敵臺不用角臺不制者莫之舉虜知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顧日削虜知用長矣當有意外之防而邊人固日困虜知貴鐵矣而我不求濟于短兵薄刃之外虜知集眾矣而我不求逞於離交間好之策虜知避火器矣而我火器愈不精虜知廣奸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詰以至虜用步而眾我用騎而寡虜驅

我攻我而逸我絕彼通貢而勞彼志山西真保四闕廂以騷動我而我勒燕然擣賀蘭曾不一置諸口奚可哉故曰知虜之所以為害而我之所以思患豫防者有道也抑又有說焉天下之事備于未兆者為力易已兆者為力難圖于始作者其禍淺已成者其禍深虜之所以屢變易而不一者大率中國人為之謀也大同之捕戮尚存思憶鄉貨掠口之恩養日厚絕念首丘是故石天爵之奉使求貢王三之糾虜犯邊利比西成榮同畫錦于是餽虜以肥甘衣虜以輕便而虜一一中之嗜慕愛悅以從其言而逞其怒曰數舉則數舉曰深入則深入

堡可攻則攻堡陣可陷則陷陣於戲其亦幸而志擄掠也幸而思鄉貨貴布帛子女也不幸而他有志焉將如之何哉備其未兆圖其始作是在體國者矣

皇朝統御內外夷論

國家威惠孚洽極天所覆悉主悉臣以時入貢匍匐闕廷東南際海若朝鮮暹羅瓜哇凡十有七國西南夷若婆羅滿刺如凡二十九國其由天方通者又十有六國西域則泥刺朶凡七國其由哈密通者又三十六國它如以蜀屬者若烏蒙諸所以粵屬者若龍英諸所以滇屬者若平緬諸所以楚屬者若永順保靖諸所以川陝

屬者若番僧番簇又百餘所其迤北二王朶顏三衛海西女直赤斤蒙古諸凡航浮索因之國日域月窟之民貢方物稱外臣者紛不可枚數也暨今俺答把罕那吉祖孫一意投誠款塞奉我明約歸我叛人大漠以北盡奔走之矣是以火珠玉璞車渠鎧甲利劍山海巨麗之珍麒麟獅象虎豹駝馬火雞白鹿紅猴殊章異質之品絨罽奇錦苾布鎖袂兜羅紛綸精鑿之技畢充諸庭又貴之貢人怪之貢佛與舍利子方賄多者至六十種猗與至盛極隆匹商周而陋漢唐矣然其所由來者則以我

祖宗撫運于前

今上纘緒于今聖作明述威惕惠懷者有以致之也但衣
衽之戒戶牖之虞今日不可以無講夫海氛息矣而倭
奴俟隙垂涎浙直則沿海兵防不可弛也南荒靖矣而
出魍峽魅出沒不常則百粵撫綏不可忽也西陲戢矣
而哈密棄置無益中國則恢復之圖宜可需也遼陽捷
矣而三岔河故地東西防守繫焉則裁抑之計宜漸圖
也三衛屬矣而交婚北虜陰為鄉道則庚戌之變弗可
忘也迤北乘矣而外示悃誠內懷狡黠則羈縻之策弗
可恃也而諸夷所當亟為虜者尤莫如此虜必惠出于

威今惠不狎而降心固威行于惠今威不測而雄心懾
此古先聖王控制群醜使其懷我畏我頻伏臣妾而長
保塞上之安者也惟今日圖之

中國無求夷狄

中國之有夷狄如晝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
也中國失政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者亦可得而畧
聞矣舜曰而難任人四夷率服莫若難任人欲其來王
莫若無怠無荒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
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欲附者則撫之不
懲者不強攻也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讐

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猶中國之民趨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王者於天地之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愛之况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况不能勝而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為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耻其失不在於已而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飯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

無失修其禮樂刑政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此謀新不入於秦則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

撫勦南夷北虜總論

議北邊者曰薊邊之備虜久矣朶顏諸夷陽稱邊境之藩籬而陰為孽胡之鄉導狼馳麋跳彼實為釁因即非一劄艾則禍未有以塞也然當虜氣方熾

國家全儲九塞之力以支之而不給故無違於此一切急

羈縻緩創艾朝貢不責其期而撫賞每徇其欲豈其示
弱如是哉時固未可以為也而今之時則異矣虜酋臣
附之後釋兵保塞執贄解編彼屬夷寧無驚慄而猶然
或貢或否或伺我無備竊出近邊侵驅行掠蓋幾於傲
侮

朝廷而議者但欲置之勿問愚以為此安可勿問也夫公
廢臣畜之小夷非有控弦鳴鏑之強也疆宇敎寧被弓
服矢而需之用非有羽書奔命之疲也乃猶不務乘時
以創艾之而坐視其肆無忌憚屈

天朝之體長諸胡之慢必繇於此矣脫屬夷量中國之莫
誰何也逞譎縱驕以誘二方之巨敵投足為重制禦滋
難譬之養虎徒貽患矣愚竊為斯時惜之議南徼者曰
嶺表之被兵久矣羅旁諸徭內結山箐嘯聚之黨而外
連海洋突犯之群烏合蜂屯彼實為逋藪即非一艾薙
則亂本未有以除也故當賊勢之方張

國家悉索二廣之賦以誅之而不貸誠有見於此一切先
艾薙後撫安調兵直翦其深巢而奏凱遂俘其渠率豈
其好武如是哉事固不可以已也而今之事又異矣天
戈盪掃之後建治設官立屯分戍彼徭種業已食息而
頃之緣浪賦餘黨呼携撫徭之遺育出沒嶮巖小有寇

鈔何足以相唱。

朝廷而議者或欲仍動大兵愚以為此安可輕動也夫遊魂假息之徒非復列柵稱雄之衆也經畧垂成駸駸比編戶非復推埋叫囂之區也乃猶不務省事以撫安之而必使其靡有子遺繹騷初定之邦沮絕自新之路必繇於此矣脫瑤人知有司欲屠滅之也蒙死僥倖以逆三軍之顏行閭里驚皇轉而從盜避之挺鹿愈走險耳愚竊爲斯事重之蓋嘗察時與事之宜而兩籌之矣夫屬夷之所恃徒以締北虜之姻借東虜之資耳今北虜通市谷我既餌之以厚利而東虜控兵遼左我又怵

之以明威其黨與已默奪矣且薊鎮方宿重兵飽豐餉材官騎士簡練有年寧不可使衝陷折關一當於敵乎誠觀變而動聲罪以討宣鎮出銳兵以掣其右遼鎮移徧師以綴其左而薊鎮統大軍搥其中舉之如振槁耳即未能驅殲其部落而創巨痛深自當折心震伏帖耳順承可以建數世之利若泄然弗遠慮而苟守羈縻則恐時之一失無機可復得也故曰患於失時崩表之所急特以浪賊之未平撫瑤之間發耳浪賊倏忽去來本無定穴第繕其城墉而謹其防撫瑤繁多種類未易盡夷第寬其約束而安其業其攻剽自潛弭矣且新州方

設憲臣理戶務相機度勢措置有方寧不可使帶牛佩
犢一變其俗乎誠慎於經始詳於善後憑大征之餘威
以講軍實藉可耕之沃壤以興屯田而又選良吏招懷
起隨撲漸令頑梗銷止善良者常育可以圖數世之安若
紛然無定畫而槩從芟薙竊恐事日滋多憂方大也故
曰戒於多事之二者昭若縣寓較若列眉而議猶嚶嚶
不能合此何故哉大抵議屬夷則持重者嫌喜功而兵
悞者憚首禍故時可為而不為議搖種則貪冒者幸兵
捷而愉惰者若戍屯故事可已而不已其不察時事之

宜而不籌

國家之便等爾且夫屬夷職貢之夷也不貢而盜辟尙焉
逃吾宜揚義問以伸中國之威杜外侮之釁何謂喜
功諸夷非盡叛也獨二三戎長怙強耳討之而賞其脅
從將不戰而屈何懼首禍若往整旅宣威而花當伏
罪設奇購逆而王杲成擒其驗也羅旁之征也輓車奉
饗蕭然繁費罷露師徒于蝮蛇猛獸之林中而病死者
什二三何幸于捷屯兵非玉著金帛子女之欲熾而田
廬室家之念輕是以不樂為戍守若嚴保甲而優餼之
何若于屯如邇者永寧一建而右廣息肩都蠻一平而

敘州安堵甘願也繇斯以觀今南北之謀議各兩科而已在北曰羈縻曰創艾然必以創艾行羈縻之術使桀驁之酋常有所惕懼而後其回面也堅在南曰艾薙曰撫安然必以撫安運艾薙之方使反覆之地常有所感懷而後其革心也易微獨朶顏諸夷羅旁諸徭乃爾進此而談之猶有可指焉朔莫諸酋雖恪守貢市然豺狼貪黷之性能保盡無違約乎有則無事隱匿特由關市之禁相機遏戢以杜將來則西北之邊常免軼宕之憂矣蚤熨諸種雖漸訖聲教然螻蟻噬噬之心能保盡無竊鬪乎有則無事張皇稍用鷓勦之法折其萌芽以防

滋蔓則西南諸徼永絕騷動之患矣

